

好想当面喊声娘

清明未至，思念未断。晨曦微露，阳光轻吻窗帘的罅隙。我仿佛又看见您温柔的眼神，轻声唤我起床，笑意盈盈……真的是想您啦，我的娘！此时此刻的我已是泪眼模糊。

梦醒了，枕头已湿，哪里都是您，哪里都没您！

“妈”，是一个人牙牙学语时的第一声，俗话说“儿子喊一声，妈妈笑个昏”，直笑得泪花飞飞而不止。

我也不记得自己小时候喊娘的样子，只记得自己小时候很黏母亲，如果母亲一走开，我就会哭喊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母亲的身影、母亲的话语，在心中还是那么清晰。

母亲从小便在贫困温饱线上挣扎，养成了终生勤俭持家的习惯。

养家靠父亲，持家靠母亲。在那个缺吃少穿、生活窘迫的困顿年代，仅靠微薄可怜的低工资要养活全家六口人很不易，记得我们穿的衣服、鞋全靠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。我常常在夜半醒来，还见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忙碌。小时不觉得，自己变老了才觉得养孩子是多么

的不易，不说别的，光纳一双鞋底就要花费多少功夫啊。每每想到这，我鼻子都会发酸。

我们兄弟姊妹多，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靠自己的双手养活一大家人。要让一大家人日子过得好，全靠大人们的一双手和精打细算。娘常说：吃不穷，喝不穷，计划不到，一辈子穷。衣服总是老大穿了，老二穿，娘总是把我们的衣服洗得很干净。娘总是说：衣裳不在多么华丽，而在于整洁。笑破不笑补！

小时候，冬日的清晨娘总会在煤炉上烤暖我的小棉袄，是她把寒风挡在门外，把温暖先焐进针针线线里。天还没亮，娘就轻手轻脚生起火，把我的棉袄放在炉边烘得暖暖和和，连袖口、领口都烘得软软的，再轻轻盖到我身上。那棉袄上的烟火气，混杂着她身上淡淡的体香味，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、最踏实的暖。

有娘在真好，进门时喊一声娘就有应声，饿了就有饭吃，渴了就有水喝。叫一声娘，满满都是幸福的感觉。

母亲已经走了十年。每年清明节，我照惯例会去父母的墓前，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。

母亲虽逝，其精神品格仍在家族血脉中延续。

作者：张颂华(68岁) 洪山区梨园街道华电社区

慈母与四个儿媳

我的母亲出生在大别山区一个贫苦农民家里，虽说没上过学堂，但生前与四个儿媳的相处中，通情达理、关系融洽、和和睦睦，很少红脸、拌嘴。因此，俺家几乎年年被评为街道“五好家庭”。

母亲曾给我们兄妹五人立下家规：凡媳妇娶进门，小的不准称对方为嫂子，一律叫姐，视为一家人。母亲的招数奏效了！妹喊四个嫂子，单独相处时，“姐”前“姐”后的；如几个在一起时，为了区别，在名上加“姐”字。咱兄弟的习惯同么妹一样。大嫂如今88岁，我们只要见面，均以大姐称谓。母亲对儿媳从不直呼大名，而是姓后的俩字，显得亲切。反之，媳妇们发自内心地喊“妈妈”，叫得她像喝蜜一样甜。

在对待子孙教育问题上，母亲有着特有的执着、体谅、善待、尊重。我的大嫂是单位的会计，大哥常年下乡蹲点工作，三个孙孩都是我的母亲带大，直到孩子们上中学。每每谈及此事，大嫂非常感激母亲；二嫂跟母亲住在一起，一双儿女也是母亲带大的；三嫂的儿子出生后，母亲陪伴到娃娃满月才回家；吾妻临产前，母亲和二嫂推着三轮车将妻子送到医院。我的女儿出生后，老母亲变着花样送来鸡汤、排骨汤、莲子汤等，以加强营养。吾妻一口一声“妈！”弄得病房其他产妇好羡慕：“这到底是妈还是婆婆哟！”

油米酱醋茶，子女教育等问题，时间长了，小家庭难免产生摩擦及矛盾。媳妇或儿子“告状”时，母亲沉稳大度，颇有智慧，一般护着儿媳，批评儿子们。在她嘴里，不搬弄是非，偏袒亲子。有

段时间，三哥在外下象棋成瘾，疏忽了仨高考前的管教，导致成绩下滑。为此，夫妻争吵过，弄得家庭不太和睦。母亲得知后，赶到三嫂住处，将三哥“熊”了一顿。回家后，她数次打电话，嘱咐他们团结和谐，把儿子教育好。两口子把母亲的话记在心里，落实在行动上。仨也争气，当年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。

30年前，我家老宅还建，处理这一分配事宜成了家庭会议的主题。经过数次协商，四家都有份，只是面积大小不同，也是难题啊！这时，母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既当面与儿子们协调，又私下与儿媳们沟通，终于做通了大家的思想工作。妻与我决定：鉴于咱们住房尚可，放弃还建房；而大嫂三嫂见状，主动各要一小套。这样，住房条件稍逊的二嫂分得一大套，外加门面。二嫂格外感谢母亲处事善于灵活变通，情理相融，让人心生尊敬和爱戴。

爱是相互奔赴的，更是温暖的。母对儿媳的好，她们默默记在心间：您看，小到老母一年四季穿的衣服鞋子、喜欢吃的黄陂三鲜等，大到戴的耳环、玉石手镯，分别都是儿媳们自掏腰包，亲自动手操办。尽管她们平时工作忙，但到了春节，儿媳们会拎着礼品，拖儿带女，给老母亲拜年。年夜团圆饭，则是她们和孩子一起下厨操刀。最终，一大家十几口人以老母亲为中心，围坐在餐桌上，推杯换盏，其乐融融，幸福无比啊！

20年前，老母因病仙逝，享年近90岁。

作者：汪继生(71岁) 洪山区梨园街道武铁佳苑社区

